

# 于墨香中沉淀 在阅读里提升



我的读书故事

## 追寻赵树理文学之光

李爱民

小时候没有什么娱乐,最有趣的就是在广播里听评书。受此影响,逐渐从听觉转向视觉,开始喜欢看小人书,进而发展到看小说。看得多了,就产生了写写画画的念头,从诗歌到散文、小说,由短而长,从看书的人变成写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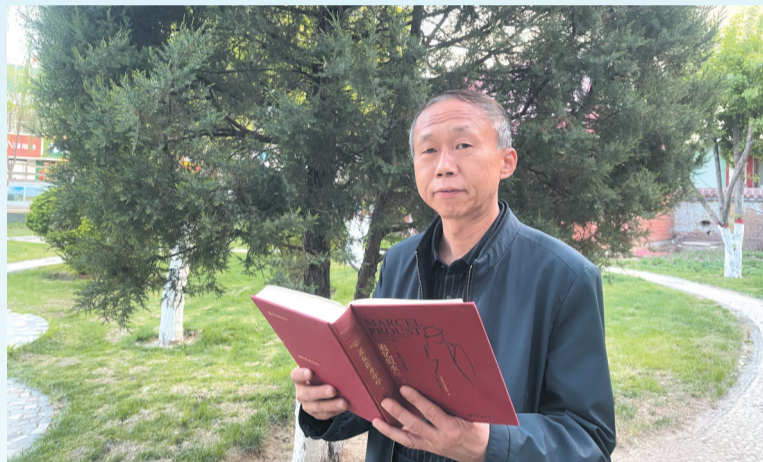
“春染枝头书作伴,风拂墨香润华年”。在春光明媚的时节,有幸受邀奔赴一场阅读盛事、文学盛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时值2026年4月中旬,恰逢赵树理先生诞辰120周年,山西省全民阅读大会暨全民阅读活动周在晋城举办。此次活动规模盛大,统筹规划16项核心活动,其中一项是“赵树理文学精神与新大众文艺”系列主题活动。

18日上午9时,活动在晋城城市体验馆一号大厅开幕。由凤城中学学生带来的原创短剧《赵树理在1943》,以质朴的形式展现了赵树理先生生动的形象,向这位“山药蛋派”创始人致敬。

活动现场,北岳文艺出版社“新大众文艺经典重读·赵树理”丛书正式首发,旨在让经典以更崭新的姿态走进当代读者的视野,同时向晋城市图书馆、赵树理文学馆等多家单位及赵树理后人赵飞燕赠送丛书。

在主题研讨环节,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杨占平主持,温建生、杜学文、王春林、傅书华、赵魁元等



专家围绕“赵树理文学精神的内核与当代价值”“新大众文艺如何传承‘山药蛋派’创作理念”“文学作品与大众生活的融合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随后的交流分享中,由晋城市作协主席、往届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任慧文主持,与包括我在内的2022—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获奖作家李云峰、刘照华、赵建雄、王百灵5人,围绕“我心中的赵树理精神”展开对话,畅谈自己作品的创作心得,以及当代作家对赵树理文学精神传承与创新的思考。最后主持人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您所理解的‘赵树理精神’用一句话或一个词表达出来”。我的回答

恰逢世界读书日,书香满城,心意正浓。

书页轻翻,时光有痕。有人在文字里遇见山河辽阔,有人在墨香中寻得内心安宁;有人因一本书坚定方向,有人因一段文字治愈迷茫。读书从不是孤独的修行,而是灵魂跨越时空的相遇,是平凡日子里最温柔的滋养。

本版围绕“我的读书故事”这一主题,汇集我市部分作家、学者等的读书心得,记录他们与书相伴的时光,珍藏阅读带来的感动与成长。愿我们以文字为舟,以书香为帆,共赴一场精神远行,在墨韵之间,遇见更好的自己。

## 我读书的关键阶段

赵志峰



说起来,我的读书故事,由少年、中青年、中老年这三个时期构成,分别经历了启蒙、打磨、成熟的阶段。其中,第三阶段让我获益匪浅。不过,如果没有第一阶段的启蒙和第二阶段的打磨,第三阶段也就无从谈起。

2002年3月底,将近不惑之年的我无奈告别工作了十八年的企业,来到市里一家广告公司打工。这是一家文化性质的广告公司,正是在这里,我耳濡目染,接触了包括王小波、玛格丽特·杜拉斯、余华、陈忠实、海子等人的作品,一些作品甚至对我长久以来的阅读经验产生了重大的、颠覆性的影响。我不再满足于以往那种相对浅层次的、大众化的阅读,而是开始了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之后,我陆续接触了让·菲利普·图森、阿兰·罗伯-格里耶、伊塔洛·卡尔维诺等人的作品,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阅读视界。

比如,2007年,我看图森的《迟疑》时,便意识到了某种不可言说的愉悦感,虽然小说内容把我的神经紧紧拉满,并不觉轻松。这家伙把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讲述得悬念丛生、疑窦不断。很多次,我从那些冷峻的句子中领略到了这个迟疑不决的主人公的内心状态,觉得就必须是这样表述才合适,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表达方式了。风格相类似的还有格里耶的《嫉妒》,也十分好读。

再比如,2008年5月,受朋友启发,我开始读卡尔维诺的长篇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没想到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是跟图森小说截然不同的风格,让人轻易就进入了轻松的

阅读状态。将近二十年过去,我究竟读了多少遍?不清楚。反正有心情就翻开看一看。其开头两句是这样的:“你即将开始阅读伊塔洛·卡尔维诺的新小说《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先放松一下,然后集中注意力……”

接下来,卡尔维诺以将近八个页码、四千字篇幅,洋洋洒洒状写读者“你”为阅读这部新小说而做的多种多样的准备,包括“最好关上灯”“找个最舒适的姿势吧”“调一调灯光”等等好玩搞笑的段落。我是一边看、一边笑,甚至是哈哈大笑。谁能想到,卡尔维诺这家伙竟然如此自恋,如此狂妄,如此出格,如此得意忘形,居然在自己一部长篇的开头,以这样特立独行又肆无忌惮的方式调动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甭管他小说后面写得咋样,光看这个开头,就好玩、有意思。我也算是个几十年的资深书迷,从来没读过这

样式的。其实,这正是卡尔维诺潜藏着的“野心”。这位惯于通过小说来做文体实验的大师,故意调侃、戏谑,以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展开了叙述,把读者完全带进了他自己的领地。这正体现了他充分的自信,他知道你无法拒绝、无法自拔,根本不会闪避,而是会积极主动、心甘情愿地任由他牵着你的鼻子走。

我没有仅仅止于阅读,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会情不自禁学习借鉴这些大师作品的风格,感觉很好。

现在,已是花甲之年的我,还是会会在闲暇时间,一面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黑塞、奥威尔等人的作品,一面返回头,反复领略以上这些让我深得阅读趣味的作家的风采。一旦打开他们的书,愉悦顿生。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2026年《小小说月刊》签约作家)

## 在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收获

岳占东



2014年我有幸被山西省作家协会推送到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习。在为期半年的时间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听课中读书,在阅读中领悟。其中,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从张锐锋老师所讲的故事中,领悟到读书与写作的关系;从阿来老师的讲学中领悟到在阅读中找到写作的“腔调”。

在到处彰显文学魅力的最高学府——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学区),张锐锋老师从两个故事切入,生动地给学员讲了托尔斯泰的两个小说故事。第一个是《我怎样学会骑马》,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我”十岁的时候,想学骑马。父亲说学骑马可以,但是你骑在马上必须骑得稳稳的,即使掉下来,也不能哭,还得重新骑到马

背上。“我”答应了。于是父亲将“我”抱上马背。“我”骑着马跟着父亲走,骑着骑着却骑歪了,“我”想叫父亲,可看到父亲对“我”不理不睬的样子,“我”没有喊他,就继续这样骑着。过了一会儿,“我”的身子越来越歪。最后,“我”从马上摔了下来。父亲问“我”摔疼了吗?“我”说没有。父亲又将“我”扶上马背,“我”再次掉下来,“我”再次爬上马背,一直到学会为止。张锐锋老师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写作者写作,就像故事中那个骑马的小孩,不要怕摔下去,只要摔下去再爬上马背,一直骑下去,就会成为优秀作家。第二个故事是《叔叔告诉我他是怎样骑马的》。故事里,“我”和叔叔骑着马出去办事。“我”一路狂奔,没有让马休息,

而叔叔总是走走停停。等到了目的地,叔叔的马仍旧精神饱满,而“我”的马却大汗淋漓。叔叔看着“我”的马累成那个样子,就对“我”说,一个优秀的骑手,就应该爱惜自己的马,只有你爱惜马,马才会驮你走到很远的地方。张锐锋老师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骑手要爱惜马,一个写作者同样要爱惜自己的才华,只有你爱惜自己的才华,才能在文学的道路上走得越远。所以,写作者必须要让自己停下创作的脚步,以读书休整自己、补充自己,要让自己得到恢复,这样才能一直更好地创作下去。

阿来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老师的课是从怀念已故德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莱辛的作品讲起。莱辛是女权主义者,积极反对种族隔离。但是,当非洲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后,她再次回到津巴布韦,发现这个国家尽管实现了民族独立,某些方面却倒退了许多年。她由此发出这样的声音:今天,对于我们并不是应该有个国家,而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所以,她创作了与以往风格完全不同的长篇小说《非洲的笑声》。阿来老师的结论是,文学是在社会运动之下,是作者的情感、心智、认知的一种活动,我们应该全面了解作家及作品,不要用别人贴上去的“标签”来理解作品。

读书与写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两位大师的授课内容,我深刻理解读书是写作的“千里驹”。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

## 读书三知

——我读古典著作的一点心得

姚腾

年少时在书店瞥见一本叫《书读完了》的书,只觉是天方夜谭。世上书籍浩如烟海,别说读尽,便是穷其一生,也难窥其万一。直到夙夜求学,转益多师,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金克木先生是梵学大家,渐渐读懂了“书读完了”背后的深意。

书籍并非孤立存在,很多书不过是对少数经典的阐释、延伸或演绎。那些被无数书籍依附的“底子”,便是文化的根脉。读懂了这些根脉经典,就如同掌握了打开某一文化领域的钥匙,其余书籍不过是钥匙上的齿纹。就像研究五台山文化,《古清凉传》便是绕不开的底子。读懂了它,唐代五台山崛起的脉络便有了清晰的参照,那些后世衍生的相关著述,也不过是在它的基础上添枝加叶。就拿《古清凉传》为例,分享我读古典原典的一点心得。

**知版本存续:在流变中触摸原典本貌**

《古清凉传》最初是唐代僧人慧祥游历五台山后写下的游记传奇,文字间满是初临圣地的震撼与对神迹的惊叹。二十年后,慧祥重游五台山,又增补了不少新的见闻与感悟,于是有了修订本。四百年后,宋人将其刊印流传,刊印人对文字有所调整。再往后,藏书家们将其与宋人著作合订,又加入了评注、题跋,使得原本丰富起来。

不同版本的《古清凉传》,就像不同时期的“时光切片”。初版的游记传奇,带着唐代人对五台山的想象;修订本则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刊印本融入



了宋代的思潮;合订本又掺杂了后世学者的解读。唯有梳理清楚版本的流变脉络,才能分辨出哪些是慧祥的原笔原意,哪些是后世的附加内容。

**知作者心境:从文字背后读懂写书人**

读古典著作,不能只盯着文字本身,更要读懂文字背后的那个人。《古清凉传》的作者慧祥,是唐代长安一位普通的僧人。他为何要不远千里来到五台山,写下这本书?是为了宣传,还是为了记录自己的感悟?写完之后又为何没有大力宣传?这些问题,都隐藏着作者的心境与意图。

从书中的文字可以看出,作者描绘山川形胜、伽蓝实景、民间传奇,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五台山的好奇与崇敬。或许,他最初写下这些文字,只是为了将实际所见向长安汇报。而二十年后的增补,则可能是希望通过文字将自己的感悟传递下去。至于他没有大力宣传,或许是因为他深知文字的传播,也会凭缘分。此外,古书的作者看似是一人,实则是多人合著,或是后人托名。了解作者的身份、心境与写作背景,就像拿到了一

把解码的钥匙,能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书中的内容。

**知年代背景:在时代语境中理解原典意义**

任何一部古典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古清凉传》成书于唐高宗时期。这一时期正是武则天“高推圣境”,利用佛教统治的时代。

那时,人们相信神迹灵异,因此对文殊菩萨的显圣事迹深信不疑。慧祥的记载,既是对当时社会的反映,也是为了进一步强化五台山的神圣地位。同时,文化氛围也对《古清凉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如果脱离了时代背景,就很难理解《古清凉传》中某些内容的意义。

“读书三知”,是我读古典原典的一把“钥匙”。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著作中,唯有知版本、知作者、知年代,才能真正读懂原典,才能在与古人的对话中,汲取智慧、传承文化。而这,或许也是金克木先生所说“书读完了”的真谛所在——不是读尽所有的书,而是读懂那些承载着文化根脉的经典,让古老的智慧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机。

(作者系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忻州文史专家)